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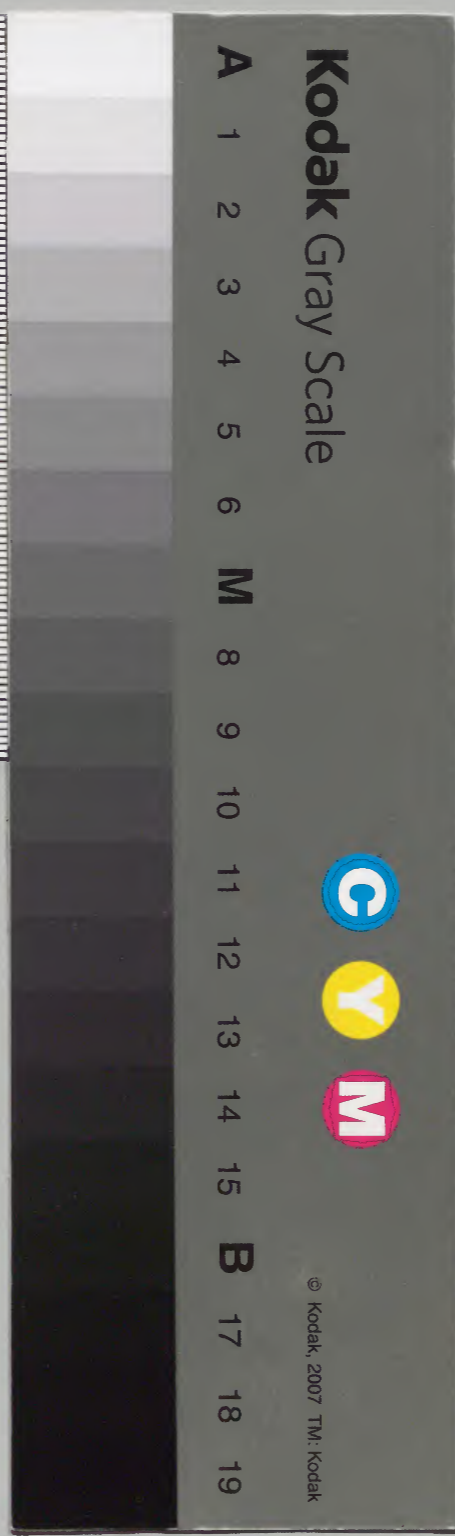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〇三三
六九九
六九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〇三三
六九九
冊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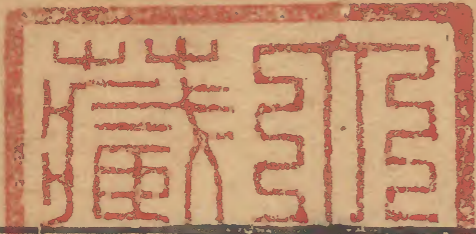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33
冊數 6 (6)
函號 290 137

位二字以愧之不必說到忍賢者見用而還已
但非指此正解竊位耳註有愧于心又在不稱
也私耳不是恐其相取之謂
躬自厚章

貞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增定歷朝捷錄全編貞卷

淺草文庫

楚周昌年著

附元略

世祖忽必列
仁宗愛育黎拔
成宗鐵大耳
武宗海山
英宗碩德八剌
明宗和世琜
寧宗懿璘質班

元之先居烏桓山世為蒙古部長宋開禧二年奇渥

溫姓元鐵木真始稱帝于斡難滅西夏取燕南是為元

太祖一傳而太宗窩濶台滅金四傳太宗傳定宗而

世祖忽必烈滅宋一統華夷建有天下之號曰元繼

世之君成宗善守武宗喜更仁宗恭儉英宗剛決茲

四君者蓋猶有世祖之遺烈焉自是而後泰定不臣

鐵失弒英宗泰定初帝封周王泰定卒大臣明宗不終燕帖木兒謀逆迎懷王攝

位即文宗明宗之弟也文宗遣使迎帝即位立文宗

忽暴殂人以爲文宗不弟註見寧宗不永在位順帝

沈荒高帝中原撤及天厭其德高帝中原撤實天厭

皇祖恢復中華高帝中原撤當降聖人而元主北去戊

我太祖兵至通州元主夜半中國千萬年之正統歸

于大明矣傳世僅十十年不百其間臣弒君泰定

弟醜兄文宗子烝父妾世祖臣娶主后燕帖木兒取泰朝

廷汚穢貴戚宣淫三綱淪九法斃四靈變色八填摧

心一統六字間純陰用事靡復一綫之陽外史即有

寸長何足錄也

皇明

太祖高皇帝 洪武三十一年 孝陵

建文皇帝 建文四年 今革除

成祖文皇帝 永樂二十二年 長陵

仁宗昭皇帝 洪熙一年 獻陵

宣宗章皇帝 宣德十年 景陵

英宗睿皇帝 正統十四年 裕陵

總論

自天限南北地界華戎

駱丞詩天樞限南北地軸殊鄉國

開闢以來中

外截然

振林論

卽有妄意富強固米嘗爭帝乾坤

唐胡曾回雲南

嗟宋運之陽九

北征賦

天舟去海胡騎蔽江

問棘堂集

元以

北狄入主中國

高皇帝中原檄

茫茫宇宙上珍下黷

陸機論

驅一

世之臣人而足踐腥土身為禽民

王鳳洲程策踐元而上者腥土也臣元而

民者禽也

伏恨黃墟仰問蒼穹

白樂天長慶集

曷其有極

詩經延至

順帝庸回無道

秦惠王詛楚文

政多紕謬

董仲舒兩霍對

宰臣擅權

哈有司布虐

高皇帝詔

天綱滅而人理絕

宋子貞

用是汝穎斬

黃福通壽輝山童之輩

穎州劉福通斬州徐壽輝樂城韓山童皆以紅巾為號起兵攻

陷城池

蝟起蜂飛

駱賓王破賊檄

呼儔集眾

汪逢辰討

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

魏武王自述語

然皆耽于子女玉帛無撥亂救民之

心

陶安李習獻言豪傑並爭攻城屠邑志在于女王帛非真有併亂救民之心

積氛稽天颶

塵布地

占露布文

壑無完柢邦無遺室

班固東都賦

人心痛憤

匪一日已天運循環中原氣盛

高皇帝中原檄

九服徘徊三靈

改卜

陸機漢功臣頌

上帝於焉誕命於我

高皇帝

瑞麥頌誕命真主肅將天威

高皇帝之興也句容積累世之仁

先祖居句容朱家巷積德行仁

濠州

萃王者之氣

時濠州有王者氣

赤光標其祥異香襲其室神丸

叶其夢

陳太后夢神人餽藥并有精光吞之既覺而孕帝帝生之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異香經月不散

龍瞳鳳目神其相玄符協契黃瑞涌出

揚雄美初以新文

淮右布衣托跡皇覺

初帝托跡皇覺寺師事高彬

上玆伽藍而倡義

之志始決

帝居寺祝伽藍上玆許以倡義

首入濠城郭元帥納為館甥

帝入濠州見郭子興子興育徐王馬公女為已女遂以娶帝

兵權漸歸掌握郭元帥部屬後

悉歸于帝

遂慨然欲征不義攘無德

南山子

以與萬姓請命麥

乃收攬英雄以圖大事

帝答許

若李韓公

李善長之轉

餉擬于蕭何徐魏公

徐達

之將略同於韓信劉誠意劉基之

智計埒於張良陶安識真主於尋常之中

安見上狀貌謂李習等曰

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宋濂贊帝業於搶攘之日

濂贊翊帝業後輔導

東官屢被寵眷

常遇春負百戰不挫之雄傅友德奮臨敵先登

之勇以寡制衆有

李

文忠奉公守法有鄧愈而廖永忠

永安以膂力邁衆隨機應變有湯和招降內附有沐英

而馮國用國勝以智勇過人二吳

吳良吳禎有保障之勤

江守

陰防禦有方

三俞建征討之績

俞廷玉子三人通海通源通淵

葉琛章溢望

冠一時

琛溢與宋濂劉基時號四先生

世傑大海節垂萬世

桑世傑計張士誠陷

陣戰

金華苗軍畔

明明衆喆古功桓桓上將

史岑出

連畛而起柳河東文集

以扇巍巍而顯翼翼

班固東

夷考當

時行師之績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瑞麥

略定遠飛滁陽

下采石入建康先定鼎於龍蟠虎踞之雄都然後命將

四出

馮國用對上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

以戮鯨

鯢以除虎兇

李嚴笏記掘滄海而戮鯨鯢芟草莽而除虎兇

一舉而平西漢陳友

諒再戰而滅東吳張士誠三駕而克元都命永忠而何珍

降遣湯和而方國珍竄攻閩廣而陳友定擒擊秦隴而

李思齊破指汴洛而左君弼歸收巴蜀而明昇服凡昔

之藪慝聚頑張俞班盜名竊字者馬拔謂王莽之時天

不可靡不交臂受事屈膝請降司馬相如然且出師則

戒擄掠命將則禁侵暴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樊毅西三

神宣釐四靈順方邯鄲淳公而進王王而進帝初入金

國公繼進位吳王後乃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堯宅

即皇帝位建國號大明咸得耀於光明司馬相如風塵三尺劍比堯舜而有戰

左思吳八十餘年披髮左衽之世一旦開天擴地黃仲

功社稷一戎衣視湯武而無蕪德宋濂贊猗與盛哉登

極之後立事程功柳文綜文經武陸士龍定南郊祀天祀

地之典合祀建太廟同室異室之規令天下奏災而勿

奏祥示諸夷貢常而勿貢異碎亾國之寶器司天監進

刻漏江西行省進陳友購先代之遺書命有司購求古

諒鏤金床上皆命碎之府封衍聖公以濬洙泗之流以孔子孫希學建大本堂

以培豐芑之澤建大本堂太藩封以固宗

子之城賜鐵券以及勳臣之裔券制如瓦外刻歷履恩

免罪減祿之圖艱難以示子孫之觀命工畫所歷艱難

數以防其過孫杜交通以防奄寺之亂上曰前代每縱宦寺與外臣

未然耕籍田以勸農桑上躬耕籍田嘗曰一以供家盛一以勸農桑禁末作

以豐衣食上嘗曰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木逐末鮮有能救其弊者立臥碑以範學

校頒聖諭以風閭閻黜珠玉以寶節儉上曰珠玉非寶節儉為寶宮室

但取完固何必除臺榭以惜民力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

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定文武之科以求真

才革浮藻之習以正文體崇余闕李黼之祠以褒忠義

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舉家歿難江州禮鮑恂陳遇之

賢以獎著德恂入見上曰朕以病年高欲授宮僚以輔

陳遇授以官皆固辭上陳遇授以官皆固辭上止元臣之賀以激廉耻平沙漠

命舊仕元者不必稱賀釋曹震之罪以勗循良漢中知府曹震有罪逮至京上聞其

循良詔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旌太初之妻以彰孝婦韓太初妻劉氏

割股太初卒于任逾年姑卒劉氏欲官鄭王之家以表

義室浦江鄭氏九世同居王氏亦倣之上以東官優賓

有鄉飲之禮養老有月給之祿飭吏有賊罪之加黃太

曰國初馭下稍有賊罪恤農有蠲租之詔自即前至十

懷印未煖即寘重法憫軍有存養之條詔軍士没于戰場者有司具

餘下存議兵有屯田之法官闈不預政寢鳴牝也外戚不參

權杜城狐也以三公易丞相之任祖訓自古三公論道

立丞相自秦置遂以今後子孫弭專權也以廷臣兼東

不許設立丞相請立者處歿宮之官慮生嫌也宗藩異處而不聚居防作慝也都督

宮之官慮生嫌也宗藩異處而不聚居防作慝也都督

握兵而不調發收兵權也去封禪之名今天下名山大川各稱本名不許封禪禁喪葬之樂高原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乞一切禁止以厚風俗詔

從昭典禮也風憲必通經術用法則除肉刑重民命也

慎中官之選而政事罔于宦官但令供酒備司晨昏不令讀書識字監官有言及政

事者即遠羣小也勤士馬之閱而邊王練兵嚴武備也

左克新右俊華權秦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與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上曰朕所以左克

新而左俊華而言路闢禮牛諒樂陶凱命牛諒掌禮陶凱司樂開禮樂

者重直言也而鴻藻鋪兩都賦鋪鴻藻仲景老臣賜歸鳳陽

造第而功臣獲保全之賜上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各還鄉賜錢鈔使造第賜與

耳先崇理封侯順帝賜謚封元皇孫真的里人順帝為崇理侯帝又以其元主知順天侯

退避而去時而前代荷淫夷之恩詩經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冠臨

蒞日晏聽斷星變求言欽天監奏五星紊亂上下詔求直言亢旱步禱大旱

帝行步鐘直帝行步鐘直而省閱匿無逸之戒書無逸篇于撫壁朝

教成柴宰大庇蒼黎沙門雜序上而裁成動罔不臧規

模自別中理睿主開至其論易論書責文帝武帝之弊

翫太宗真宗之失發固本安民之諭啓家國一理之思

究明德之論闡執中之訓著洪範之義揭觀心之誠睿

心遠暢淵思遐通陸士龍集大誥通訓大明律大明禮諸典

世臣總錄稽制一錄存心省躬昭鑒永鑒孝慈精誠清

教諸錄日歷聖政閱江樓諸記大祀文新庵遊醉學士

歌諧製甘露時雪之論神龍丹芝之贊黃河良馬之文

萌賢啓忠之諭義既天悠詞仍海溢大般若經序古稱立三

不朽左傳太王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聖祖其備之矣以

故皇道炳煥帝載緝熙張協七命三十餘年握大象運洪鑪

楊炯益州文廟碑天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宋文帝受命頌萬有

宅心六幽仰德瑜伽地論叙斷齋初載萬有于是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唐高駢回奉朔稱臣五十餘國玄化所

甄左思魏粵緯昭應山瀆效靈顏延之三月甘露屢降

慶雲載見洪武四年甘露降于鍾山五年又尺地寸天

非曰功高萬古則曰得國之正曰獨秉全智非曰敬天

勤民則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抱茲全德以啓運將

基廣而不傾根深而不拔于寶晉記基廣則與地侔

與天比崇揚雄羽獵賦麗哉聖神富與日月不息與斗

維不忒胡元質崇躋躋王之造詩寧有紀極乎哉

懿文太子早逝洪武二十四年皇太子夢謚懿文太子

示直言詔舉隱逸問疾苦賞廉平黜貪墨賜高年贖鬻

子減田租詳皇明孰謂非寬仁慈厚之主哉吾學編遜

建文君寬黃澄子齊建晁錯之策紫薇神風潛駭陸雲

仁慈厚

不念 太祖之遺體不可傷孝康之手足不可剪監

御史軒舒疏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而諸藩以次削奪

廢周王為燕王于齊州幽代王于京黎岷王于且日夜惟燕是

雲南召相王于荆州張信為北 獨任胸腹芟刈股肱

圖平都指揮使以占燕王動靜 獨任胸腹芟刈股肱

曹罔六代論仁心不加于親叔惠澤 嗚呼祖重訓梓之

不洲于枝葉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 嗚呼祖重訓梓之

遺言為政之道如叔齒人作梓材 孫抱摘瓜之蔓唐黃臺瓜詞種

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 彼 文皇帝

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 彼 文皇帝

揆亂之才足以排山嶽倒江海 必有撥亂之才足以排

山嶽倒 安能撫心接膽柳河東文 羈首繫頸就人之銜繼哉

江海 安能撫心接膽柳河東文 羈首繫頸就人之銜繼哉

象 成祖召袁珙一見即趨拜占其為太平天子 嵩山佛

寺識寧馨和尚之規模 僧道衍遊嵩山寺遇袁珙珙曰

忠之流也道 熒惑守心天垂其象岳池教諭程濟上書

起大難在宗室 飛燕上畿人動其幾初建文中有道士

莫逐燕日高 密旨初授已必王者之不死朝廷授密旨

飛上帝畿邊 密旨初授已必王者之不死朝廷授密旨

王信以告其母母驚曰吾聞燕王當 大軍甫動即兆飛

有天下王者不效非爾所能擒也 大軍甫動即兆飛

龍之在天 靖難兵初起暴風雨成祖意不悅 旌旗雲擾

鋒刃林錯 王仲宣 火龍翻地軸鐵騎過天河茅天芳寄

梅殷詩有曰縱有火龍翻 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易若建瓴 參軍斷事高 朝廷於此謂宜選五

巍上成祖書 朝廷於此謂宜選五

部之材授三門之律以稱南北之赫敵顧以子澄誤薦

黃子澄薦李景隆而舉十萬衆坑之一驕矜伎刻之李九江哉

成祖謂諸將曰李九江驕矜伎刻且未嘗見濺血成川

兵臨陣輒法以十萬兵付之是自坑之也曝骸蔽野建文書大事去矣江淮諸將連敗黃子澄勸

萬歲不足贖乃竄二子以謝燕竄齊泰黃子而榜諭于

誤國之罪言刻印萬張遣薛岳報燕為榜諭數于言刻印為掩耳

盜鈴之計陳建曰數千宣諭噫曾是而可間燕將士邪

曾是而可眩文皇帝邪通紀文皇料敵如神明見

朱能勸進輝祖召還徐輝祖大敗燕師于齊眉山召還

日殿下起兵以來克捷多矣南北成敗之機已決陳建

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輝追高資敗績成祖渡江

祖召還南北成敗于此決矣金川失守谷王撫李景隆徘徊殿庭時齊泰

俱出外徵兵帝嘆曰事出汝輩而感感靡騁詩經感感

開小匣出御溝初太祖授上一小匣曰必嬰大難乃發

具遂髻髮披緇自御而半邊月兒帝之生也頂顛頗偏

撫之曰半影落江湖建文君幼秀穎能為詩高皇使賦

邊月兒徒使方孺陳廸暴鐵鉉咸罹九族之殃

影落江湖上悲夫皇圖甫闢陸士龍文集皇圖殺運未除劉基遺

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外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毒餘烈董子賢良策秦之暴其天寶為之謂之何哉詩

祖成

家難既靖初成祖兵起號靖難

文皇帝繼天接聖

顏延之詩大人長物

繼天志圖治理老詔

日臨百官庶政惟恐有失

召六科

日臨百官可否庶政或有失中汝等直言無隱

夜披州郡圖籍待旦以行每宮

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至旦與羣臣議行

召對每至於夜分議政或寢於便殿孳孳然求衣于未明推食于日旰辛德源至真觀記

其美政所施洪猷所豎不可究陳

四子講

如黜刀筆而

重風憲之司

上謂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豈可以刀筆吏為之自今風憲不得用吏

別能

否而慎守令之職

令監司於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以上者察其能否之實以聞

重民

食而立餉象之禁

御馬監案穀餉象上曰白象何裨實用乃奪民食禁之

飭吏治

而嚴犯賊之誅

諭法司曰朕屢詔中外臣工不許妄役一人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

今後犯賊官

慮冤獄而仍覆審之例

上慮獄囚冤命仍洪武中例于承天

門覆審

惜遺賢而定更試之條

上令禮部於會試下第者令翰林更試擇其文

優者憫遽寒而罷未畢之工

上命工部曰今日遽寒其各賜鈔二錠遣歸翼畢之

工感久雨而下減稅之令

上以久雨謂戶部曰蘇松嘉湖四郡必水汎濫遂命夏原

免今年租稅

任一黃福而警怨者釋

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不宜

貢諛者慙

周訥請封 繫一高煦而親藩不敢窺上聞漢王高煦

私造兵器以事召至面詰

諭一周王而支子不敢祭

之被其衣繫之西華門內

誅一沈永而邊將憚其

支子不祭今之祀禮 誅一沈永而邊將憚其明虜侵遼東守將沈永不能追襲逆 一添平而荒服懷

其德安南國相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奎為陳氏甥上表求

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至京訴其實

平歸季犛伏兵殺添平上怒命朱能杖季友而左道屈

沐晟張輔討之擒季犛及蒼俘至京杖季友而左道屈

鄱陽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上諭胡儼而

師範端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平安南而三捷成功南安

自黎季犛陳季擴黎驅沙漠而四征奏凱永樂八年親

破之二十一年又親征阿魯台武功振矣做成周而徙

都北京徙都北京詔曰朕做成周十洛跨唐宋而大開

疆域置安南布政司討田茵平又置之○吾學編地理

於宋敵於唐不及於漢王業宏矣學師登館職長樹皆以教職擢

為編布衣叅方面儒士馬麟等十三人仕途闊矣講武

於楊林大閱於京圻兵政肅矣陳恭以鎮撫議侍衛王

政以編氓擢諫官至百工技藝許實敷奏言路廣矣卻

玉碗之獻匣匣結牙思獻玉碗上曰朕所斥五色之石

趙彞進五色石上斥之至裡衣救垢浣濯更進儉德崇矣寧言水

旱疾疫無夸物阜民豐呂震周訥修言世治上曰今天

平碧麟玄兔不足賀揚葛刺國獻碧麒麟陝西耀州民

醴泉壽星不為瑞永樂四年孝陵醴泉出十四年壽星

天下得所為瑞此不足賀而憂盛危明之慮切日食罷朝十一年十

元旦日食地震卻賀直隸山東地震蝗旱遣使河南等處蝗旱

免朝賀命元旦免賀官牛免償南陽鄧州官牛疫死民貧者賣兒

省視于外女以償牛上聞之曰以人易牛何不仁也而畏天仁民之心至謁孝陵不具法駕見先師

命免償而行四拜禮而親親尊賢之禮至授太子以心法聖學寶

鑑文華訓太孫以精一務本而詒謀燕翼之道深製務本

詩經詒厥孫輯孝順陰騭之事製孝順事實毀金丹道

經之書方士獻道經及金丹而去邪崇正之功鉅豁達

遠邁建文吾學編遜國臣記序智慮酷類高帝初

敬密奏建文君曰燕王且知人善任駕馭各盡其才于

時異人翹首俊又歸誠帝京解縉定建儲之議上與

建儲咸請立高煦上召解阿魯台縉預議縉曰立嫡以長

女直諸部屬其約束侍臣多請許之黃淮欸且請并

獨曰虜狼子野圯此請實其奸謀不宜許宋晟茂懷遠

之功上有懷遠功賜勅嘉獎陳瑄彰督運之績瑄督海

渠封平江伯謚恭襄官僚端慤首稱三楊楊榮楊溥郡守循良必

曰朱蘭府皆寬厚廉明民號曰朱蘭胡濙遍歷郡邑上

濙忠誠命偏歷郡夏原吉專司決排時湘西水患命夏

邑察人心之向背原吉治之有功張沐寄邊閩英國公張輔守交趾顧佐任京兆顧佐為

尹剛毅不撓勛戚多斂大聲秀才掌彈劾都給事中陳

權要常奏事聲呼為大聲秀才冷面寒鐵典憲司周新為

然上每見呼為大聲秀才解縉胡靖揚

察使彈劾敢言貴戚畏老成七人寄腹心榮揚士奇黃

之目為冷面寒鐵公云

淮金幼孜胡儼七人入新進二十九人備顧問上選新
 內閣典機密委任腹心識英敏者曾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學周忱自陳
 年少願進學上曰有志之士也命忱為二十九人以備
 顧問濟濟然含光於庶位擢穎于朝廷許寂上王朝精夕
 蓋聲子隅伸眉吐氣張俞上以共贊二十二年太平是以
 君德靈被唐胡帝道遐融唐四祥魄四塞協氣橫流漢
 上凝甘露下徹黃泉嘉禾呈瑞野蚕成繭而二城東上
 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南特八館認選國子生教習
 命建二城以居之願去者勿阻唐太宗時胡越一家說
 為八胡越一家有貞觀之風唐太宗時胡越一家說
 都哉天廓一字地合八埏元大堯鏡多輝軒圖廣耀賈
 王為父老請封禪文其千年真主哉劉錫至道至德頌天
 仁

宗誠敬孝謹文皇嘗使胡淡密察太子起居監國二十
 年幾為讒言所構文皇北代上為太子監國藩王賴
 文考仁明脫險即夷上早朝召蹇義揚士奇曰監國二
 考仁明得遂保全義等曰今已寶位初登念切良弼
 脫險即夷皆陛下誠考所至寶位初登念切良弼
 實用編親賢考仁廟首釋夏原吉于獄先是夏原吉以
 初紹寶位念切良弼首釋夏原吉于獄先是夏原吉以
 獄上親臨繫所令而容之餘如黃淮楊溥等又出黃淮
 出視事容以時政而容之餘如黃淮楊溥等又出黃淮
 淮官通政使一時脫桎之卿古文傳說釋板而協心贊
 溥翰林學士一時脫桎之卿古文傳說釋板而協心贊
 輔繩愆糾謬上賜蹇義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
 密定科舉南北之分上諭禮部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
 今南人取六分嚴歲貢考試之典上曰守令非人由學
 北人取四分嚴歲貢考試之典上曰守令非人由學
 捷錄全編 貞卷 一四

通文理者豈可授之以飭保舉連坐之法申傳旨覆奏

官自今當嚴加考試之令宜執例覆奏除誹謗之禁頒祥異之賦上天初得

曆祥異賦以示待臣曰朕少侍太祖每教上諭刑部尚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禁自宮之徒

軍之差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農務臺臣則慎其選上諭蹇義曰御

老成識治體者可任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尤宜慎于選擢監司則省其名上諭蹇義

履歷于四序俾得省覽而黜陟焉參謀則選方面之

官上以武臣疎于文墨乃選方面官覲臣則罷養馬之

課李慶請給朝覲官各乘馬一疋其孳息償官揚士奇

罷之閣臣之圖章有賜見邊將之鈔幣有賜上御風

寒顧侍臣曰今日殆寒朕與卿等處重城猶覺凜凜守邊將士又何如遂勅賜鈔幣建文之奸黨

有赦御劄付禮部曰建文中奸臣家為奴者悉有為民

仲成之徃咎有赦上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楊士奇奏曰

成詔書不信上隨命罷之周訥以諛佞黜文廟時周訥請封禪不許

班黜為交趾知府弋謙以直言容名令免朝參由是言

者遂少上曰朕一府不能容弋謙臣下皆權謹以孝超

陞光祿署丞權謹事母至孝上劉儁以節得謚儁從征

屈而歿贈為太班班善政史不勝書且賦棗減半夏稅

秋糧亦減半征徭議罷官買物料亦議罷一切災傷有

司不以聞者處重罪一切水草民得取為利者悉勿禁

建文全錄

卷九

十四

先是上巡視海子至西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奸者并旁近之草灌田之水民亦不得取至是命悉罷之

青天萬國赤子兆民唐宋遺文青天照真足以兄成康

而弟文仁通紀仁廟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求之前代故

當時民物飲皇風化雨楊誠齋塗歌里詠沈約莫不

願其無疆維休經書而騁太平之路漢文以豐茂世之規揚

賦獵而何長算屈於短日遠跡填於促途陸機帝

星旋殞殲我明懿干僧達嘻宣宗英暢神武晉學

庶人紹圖未幾二叔不靖漢王高煦文皇第二子封安

青替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吾學編同姓諸王傳序宣

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

趙以變起倉皇楊榮夏原吉首贊親征風馳霆擊曾不

崇朝大慙以清皇明通紀宣廟奮策决機風馳霆漢既

義滅趙復恩完擊不崇朝而兵不血刃克清大慙

平侯持壘書諭王王喜非斯世斯民之大幸邪皇明

乎難戢之後子王華君臣警飭兩無猜嫌上諭輔臣曰古

德庶幾更相警恪遵祖訓鮮有過舉祖訓一編示法子

孫歷六年始成子孫夢卜思殷宗上謂侍臣曰高宗渴

但能謹守豈有過舉恭儉做漢文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

誠千載奇逢也問戶口數而鏡歷代之盛衰上曰戶口之盛也本于休

兵戈漢武隋煬登萬壽山而鑒元都之興廢山上登萬壽

皆足為世大戒殿命羣臣同覽畿內山川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信

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順帝荒淫天下遂為

我祖宗施惠不遺行乞有上諭順天府尹曰近聞京師頗

入養濟院賑民不待覆勘戶部奏山東青州府民艱食

民數請覆勘後給上曰民飢請借官糧賑濟而未見開報

無食苦待覆勘豈不飢死揭幽風于殿無上得元所

揭于殿壁以難躬秉耒於三推上謁獻陵還道見耕者因

知稼穡艱難取其耒三推嘆曰朕三舉

未已不勝勞官田減額科之重奇曰各處官田起科不

况常事此乎重當為減除內供織造之半

一而租額皆羅計九千足請下蘇杭

織造上曰百姓灌田不以徇親藩寧王權乞灌城之田民

艱難可減半造所賴以衣食撥田園蔬不以費百姓

之諭不能曲從何而取于民若此

可三分減二大禹惡衣菲食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八月已巳朔日食陰雨正人心則不崇寺宇

不見月敬天變則不諱日食

寺以祝聖壽者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

君若商高宗周文王其時豈有僧道此輩徒惑人心耳

遵定制則不增監司胡槩奏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稅

裁割冗員密關防則不親奄宦不賀騶虞

豈得復設詩賀上曰禎祥之應必有實德

朕惟與卿等共勉副之其免賀崇實德也不勤遠略慎

邊防也上戒邊將曰古者馭夷來不拒去不追况虜

尚虛文求忠鯁也文若謂儒臣曰朕取士不尚虛

品超遷久任盡人才也重學校選師儒而文教聿新習騎

射嚴比試論今當重學校選師儒以責成之

而武弁無失歌招隱操猗蘭以示旁求之意

求賢

下詔

復出御製擬荷蘭操及四言招崇先賢重修陸贄范仲
 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旁求之意舊有忠節祠祀歐陽萬同
 了翁書院上曰崇作褒忠節必大楊邦義胡銓江脩里
 先賢蓋以表勵後進深請舉祀以勵後進之風上註見
 文天祀比年缺視陳本深請舉祀以勵後進之風上註見
 上曰褒崇忠節國家先務從之軍調京備操山西軍調
 調軍守禦隨地遠近而人情便上諭李慶曰比聞陝西
 陝備禦甚是勞費若令陝西就彼備避難來歸任便居
 禦河南山東來京備操則人情兩便避難來歸任便居
 處而遠人柔聽其隨便居處無失遠人來歸之心歸分
 豁匠丁而百工勸戶丁之半放回上亟頒行之躬履戎
 行而四夷威上在位十載巡陳山張瑛出內閣而政本
 重陳山以從龍舊臣八閣不協人望上察之曰內閣顧
 佐邵玘任都院而臺憲清盡黜貪墨臺憲為之一清他

如正劉觀王和貪墨之罪上問楊榮今日貪者孰甚榮
 職王和坐職罪遇赦史部奏擬還宥林碩范希正無妄

之誣按察使林碩被中官裴可立誣奏○曹縣知縣范
 奸吏犯通政罪械至京吏誣上令復職○旌陳洽殉國之

忠洽被交趾執不屈死上曰以身拒袁泰指揮之請
 隆慶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調度有方時缺指揮

使袁泰奏請任景上曰唐中世河北將帥由軍士所立
 此輩今欲效燭滅清教唆之奸有囚告顧佐枉人重命

之不從其請燭滅清教唆之奸有囚告顧佐枉人重命
 之命法司鞫之實察羣兒枉盜之寃妻有淫行羣兒欲

殺之妻懼誣羣兒為盜論免李宗侃補軍之役楚雄
 上聞知其實命釋之妻論免李宗侃補軍之役楚雄

宗侃中鄉試而衛尤追補軍役兵部請依洪武石堅事
 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上曰朕承祖制又何急

錄

錄

錄

錄

錄

一卒納楊士奇微行之規上好微行一夕幸士奇宅士奇叩首曰車駕今日俯臨明
 之用必有知者自今慎出事變而西苑太液之遊張輔等
 不則當慮也上從之不復出
 從上遊西苑詔許乘馬登山復周成王
 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尋賜宴與召公
 遊卷阿固作景星合譽之見
 卷阿之詩五年閏八月景星見于天
 門十二月合譽星見于九
 旂庶幾卿雲之祥舜時景星可謂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者矣丘遲與陳雖胡后以靜慈退賜胡后號靜慈仙師
 胡后號悔而終亦有追悔之明雖戴綸以諫初上為
 恨莫及時綸諫上忤旨至陳祚林長楸以諫陳祚疏請經筵
 是命下獄竟歿之大學生不知豈堪作皇帝乎命而莫掩其喜起之盛雖安
 繫獄林長楸亦諫并繫獄安南黎利進表
 南以無名棄而要乞立陳氏後上不失養民息兵之意

精致理為我明守成第一令主者王世貞讚大行上賓
 精致理為我明守成第一令主者王世貞讚大行上賓
 睿皇帝方九歲內議噴噴三楊首定大策內議有立長
 等入侍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歲君之說揚榮
 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萬歲一呼註見千年有
 屬楊燭文山陵甫畢首開經筵乃輔臣方欲弼以脩文
 而宦官王振則欲導以耀武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識者
 已知君臣之情不通進講之文徒設矣考功郎中李茂
 之可憂者在君臣之情不幸太皇太后仁宗后事
 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太后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
 納徽猷委任臺閣入朝上東立后顧謂曰此五人先帝

所簡貽者有行必與計非去翫好之物罷不急之務禁

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郡守有缺照舊在甲官之差求直言之臣復保舉之舊東三品以上保舉

定會議之法設督學之官頒重農之令優聖賢之裔凡

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訪勅旌江西出求嫡派所在有司俱免差徭粟備賑富民

曾希恭蕭襄陝西總兵劉廣遇虜退械劉廣而欺罔懲避反奏功邀賞柴車劾

其欺罔嘉柴車而忠誠勸下詔嘉柴車忠誠詔械廣嘉柴車忠誠罷后能家

人之官而功賞核土官后能以家人冒功得仕王驥便

宜之權而閩寄專正統初西事方殷上付尚故正統初

年内治外寧雖有巨奸在側亦林於太后之誅而

不敢肆太后宣王振至伏地太后曰汝侍皇帝起居多

迨太后髮駕東楊捐館南楊高年倦勤王振

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西楊士堅臥不出以于楊稷

出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西楊奇士堅臥不出有罪故不

則向之財鳩氣躄姜如晦金繩蓄禍宿亂賈太者今

其道長之秋矣三級遷紀廣上詔振閱武將臺振奏指

揮僉一杯勞井源上親閱武將臺駙馬都尉井源二發

王太監閱武紀廣驟三級而權歸常侍爵賞由心刑

今日萬乘親臨但一杯酒邪而權歸常侍爵賞由心刑

戮在口袁紹討劉球十事之疏竟以殺身侍講劉球疏

詆已下獄李時勉教法之嚴反為構罪勉為奈酒崇廉

竟殺之李時勉教法之嚴反為構罪勉為奈酒崇廉

太學勉不為禮振証猶未也繫法司振怒大理少卿薛

以故出入人囚御史暴而詮亦訴奏俱下飲霖球以首

罪下之獄囚御史暴而詮亦訴奏俱下飲霖球以首

是錄

是錄

是錄

建議獨假名器開賄賂以各送之多示威示德潘岳揚

氣焰燦人徐禧極盡足恭尚書徐禧王佑甘處無鬚侍

王佑貌美無鬚一日問曰王侍郎無小無大經跪禰

翁父求其如薛瑄不私拜王振問士奇吾鄉人誰可大

少卿瑄至上奇令謝振瑄曰安李時勉不加禮註見陳

敬宗不往見者敬宗為南京祭酒至京王振素慕其名

走筆書之反其幣竟不往見有幾人哉猛氣紛紜雄心肆據呂安與

遠征麓川兵連禍結經世實歸挫苗獠張軌等征麓川

後殪成者數萬輒等僅以身免神噩魂馳王華嗣是而鄧茂七反於閩

葉宗留反於浙狡寇窺窺晉劉琨勸進表波蕩寇窺窺何回

齊民波蕩無所繫心胡兒伺國瑕隙註見頓起黃裡之思胡人稱

黃羽檄交馳軍書狎至陸睡右回祿貽災南京三象緯

示傲熒惑犯振尚不自傲畏欲貪天功為已力而挾駕

親征垣墉既潰羈勒弗虔比虜卒致王師敗于土木帝

土木王師敗績也先遂擁車駕北狩乘輿陷于草莽初欽天監正彭德清

誰執其咎振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是果天之命邪註見

抑亦振之罪邪誤國若此雖鬻軀赤族奚足以償其愆

哉振為士卒所殺振侄王山

許儔于中...
許儔，字季平，西華縣人。王山...
...

時有時之...
...

指其答...
...

何處前...
...

我費...
...

士未...
...

無...
...

示...
...

...

明皇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七年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八年 裕陵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

孝宗敬皇帝 弘治十八年 泰陵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六年 康陵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 永陵

穆宗莊皇帝 隆慶六年 昭陵

已巳之變將相與尸輅馬被遮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虜

北

序羣生憤不共之讐景皇帝召陳循等論曰也先背四海

切無君之戚 景皇帝以太后命監國旋而即

帝景

真天下始知有君散座朝升胡騎夕至一時文武無任

張皇粵濱徐瑄議南遷徐瑄即有只爰言夏瑄陳備禦

瑄陳四盈庭多訟築室鮮成詩經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

策備禦是用不幸而金英興安官鎮靜于內于謙經略于外胡

潰于成廣叛苗嗣欵湖廣禹績

虜戢遁京師解嚴羣盜繼平閩細哉而其謁孔廟御經筵

開賑濟勅薦舉罪單增之驕縱日侍單增怙寵驕縱都

覽疏識有貞之奸邪帝退朝密諭于謙曰徐有貞有

之恐被他教壞後覽楊浩疏而罷隆興寺之幸新建隆

上擇日臨幸太學生楊洪聞于謙疾而伐萬歲山之竹

諫不可上覽疏即罷行

謙以疾在告上命代萬歲山竹為瀝賜謙和藥八年以來紀史所載何以議焉

惟不許迎復一節似昧子臧之義然不以金注而以瓦

注黃瑜曰于謙等意謂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為重

質豈有厭足故立邨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上皇

之得歸實則無意於復者正所以復之也帝不知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太監喜寧胡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也皇明喜寧之被誅種數導也先

議勸進表柰何南城之錮上皇至京已非因心之友詩經

則友則友其兄東宮之易竟成袵臂之謀廢憲廟為沂王立鍾

同章綸以忤旨而加酷刑御史鍾同郎中章綸嘗勸帝

訊慘酷鍾同竟以章綸禁數年陳循王文以迎附而濫陞賞于是有滿

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噤語于脣嚴君莫敢同異

徒頓足而增悲直徒對衆而灑泣李東宮生日陽為不

知僅見于刑餘之一諷帝欲易儲一日語金英曰七月

宮是十一月初二日生日帝默然懷獻既殞景泰四年

帝所請指懷獻英所對指憲廟也懷獻既殞十一月皇

太子卒搢懷獻帝亦不豫乾象時在今夕而上皇已

復寶祚矣景帝疾石亨知其必不起乃與徐有貞謀迎

夕不可失也遂入南宮只掖上皇登輿升本天殿登御

坐是日羣臣通約候景帝視朝頃之鍾鼓大鳴上皇已

復位矣帝懲穹廬之困懷南城之警上召李賢至文

今復位未嘗一口忘南城復辟以來早朝宴罷食不重珍衣不過綵

乃石亨曹祥輩恃奪門之績矯公泄私首誣于謙以盜

符迎藩初亨忌于謙掌兵柄已不得遂其私至而使社

稷忠勳伏鉄嬰鉞噫謙之獄成于其意則有之語議者

符在內于謙盜符迎立外藩無顯迹亨等揚言雖無實

迹其意則有法司承風旨遂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

速于不殺何名之言法司奏謙當宥上持之不徐有

何名乃促上斬之思功悼枉海內一詞于肅愍謙既歿而大權

一歸二凶矣招權納賂莫為誰何上厭石曹于政招權

語李賢曰冒功請陞不可數計者四千餘人窮兇極惡

劉錫醜正惡直潘岳天子訪得一好人且加遠謫今日

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問為誰上曰又何有於張鵬揚

岳正後正入內閣數月出降欽州日又非風雷之變

瑄耿疇李賢哉石曹被張鵬等劾且究主使之入於是

并逮耿九疇等下獄會大風雷雨電乃向非風雷之變

吾懼縉紳之禍未已也註見童先煽妖石亨門下有瞽

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禿亮告變武伯曹欽反都指揮

動勸亨舉事亨信之石亨下錦衣獄或乾綱總攬開

完者禿亮請二凶伏誅曹吉祥謀反伏誅乾綱總攬開

長安門告變言路布寬恤日與李賢商確可否論定後官官定後爵

如吏曹以姚夔代孫弘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侍

臣之量上曰然戶部以年富易馬銓時吏部舉馬銓

賢以諛貌不稱名年富執法馬昂握兵政王翔與銓衡

不撓可居此職上以為然馬昂握兵政王翔與銓衡

耿九疇總內憲軒輓任司寇趙榮寄司空彭時呂原二

人叅機務白圭六人白圭王宇陳翼巡邊鎮或礪節砥

行或直道正辭蔡中或謀可策國或勇足蕩寇許寂求

班班在列用能洗秕政釐宿弊清翰苑之浮薄李賢以

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率皆

浮薄之流因上欲擇進士出身者重脩通志賢乃言于

上悉除之翰汰僧徒之冗泛太監興安宗信釋教每三

徒豈可如此濫今後十年一度正冒陞之倖位時法

檀披判者俱令還俗違者克軍石亨賢曰許戒錦衣

石亨冒報陞職者俱合查究上問李賢賢曰許戒錦衣

令自首免罪于是冒陞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摸鏡全編

貞卷

三五

之貪暴李賢上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所至責湯

序之隱蔽上召李賢曰湯序掌院事凡有災異隱絕蔣

冤之讒邪上謂李賢曰宦者蔣冤雖曾効勞其實讒罪

會昌之家人會昌侯孫繼宗弟昱宗家人私起厯肆專

之不行自上犯之乃赦建文之餘禁恤民饑則大開賑

濟時山東民饑上即重郡守則親賜諭勞內外臣為部

守召至又華殿敬高年則賀茹文中京師民茹文中百

親賜誠諭燕勞尊有德則徵吳與弼遣行人曹隆徵

見固辭不受上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至其處分後

事悉開大體上不豫分處後事命大監牛玉執筆口占

節尤為高出古今盛德事也按我朝自太祖以來皆以

廟遺詔始革累朝之弊李賢等嘆天順精明之治洵光

於祖考矣方之正統不大徑庭邪憲宗嗣承大統

用光聖理崇事兩宮加慈懿之稱時擬兩宮徽號李賢

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乃尊皇后錢定合祔之禮錢

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疏悉如彭時合祔

陵廟之議母后不從內批擇別地于是彭時及姚夔率

百官伏文華門號泣不起聲聞于進成先志上景

皇之號上邸王尊謚恭仁康定景皇帝諭復于謙之官

有日茲用敦念親親進成先志

宗憲

復于謙官遣使諭祭有曰先釋奠先師躬耕籍畝發粟

賑饑撤樂省變立京營團營之制分對敵避敵之誅

賊對敵雖失利不罪如閉門拒中官中鹽之請

准運司積有餘鹽乞不許卻海東青鳥之獻禮入貢之夷增

勸農之官大臣分巡四方

黜貪酷不隱然式序在位之思

國學勅公侯伯初襲受者

載蔡弓矢我求門達以特誦竄戍

捕緝所至狼藉言官劾達

張瑾而下岳正以忠直復官

擢超知揚州有惠政林聰賑撫江淮原傑安集流逋余

子俊雄鎮河套朱英經略兩廣朱永白圭擒千斤

千斤借稱帝命朱永彭時項忠收滿四

白圭督軍討平之彭時項忠收滿四

城官軍討之失利史冊書為盛事天下傳為美談

等躬聖質而總萬方文於帝奚議哉及彭時殂商

輅去之後二王遠斥

中官俱謫四諫外補

無人時張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太監懷恩

之子俊謝不敢懷恩由是汪直

紳倚監督之權

是錄全編

北批釁于韃韃韃韃章瑛吳綬等同惡相濟王越尹旻輩從媚成風

朝臣玉碎陳建曰君子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士風瀾倒皇明通紀僅有阿丑

談言微中中官阿丑一日作醉人醜酒狀一人伴曰某

監至乃驚悟道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

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是時王越陳越媚直丑

復作直持兩斧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于時傳素

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上微哂

遍玉班內臣與官不由吏部已在官者輒加超女戎應

瓊寢時萬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上益愛之

謂其薨後紀妃生皇子萬妃忌之紀妃之殂也京師人皆

于鴛晉書不可以汚符水滿禁李孜省鄧常恩及

水得幸出玉簀而塵瓊寢烟火聯宵僧繼曉等俱以符

入禁中等諫願陛下以天下為樂一切烟

火之事當為罷止盜賊四起兩廣淫童四川苗災異頻見如日

震星變野熊入城平地起突之類幸而聖明開悟奄直旋以禡奪感冬

旱之無雪而傳奉詔出詔出傳奉官警泰山之聯震而

儲位獲安上初有易儲意會泰山聯震欽天監奏故

帝之英敏亦自不可掩沒者繼以敬皇用能紹

休烈祖異夫登極改元之歲適符開基建元之年大學

濬上言太祖開基建元歲在戊申今陛下登基改非所

謂千齡啓運一出應符者邪元文類纂宇宙千齡而嗣

位以來勤務學之功優接下之禮大學士御便殿以謀

政開經筵以講學批答章奏必與大臣擬議聽講經筵

動彌先生不名庶幾哉都俞吁咈之氣象燕對錄自天

是錄全編貞卷

三十一

十餘年間嘗召東閣不過數語是日而金鈔有頒衣帶

有錫湛恩稠疊為清班分外之榮程敏政有詩云日映

班駕親臨褒衣紅濯天机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

班居宦履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謂得君

王念其於丘徐劉捷謝遷李東陽劉大夏輩用之

如拔茅於萬安尹直劉吉輩罷之如掃塵於李孜省僧

繼曉輩誅之如鋤穢於趙士芝鄧常恩輩謫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藝林漫抄大臣立朝為國家禁暴除禁倖塞

奸阮昌齡挹清流張商英真明君英主也李夢而且

抑志裁心昭容文以回天意而慰人心劉捷滅光祿之

供億恤法司之刑獄申部院之考察禁中官之服飾禁

官服蟒龍等籍黃米金白米銀之家太監李廣以左道

俱云黃米幾石白米幾石邵白鴉白獅之犬保定獻白

後事敗檢其簿遂藉沒之薦劉宇而不答劉捷嘗薦劉宇可大用上不答

命卻之人卻承華而不受尹直以伎見黜致仕後復上太釋夢

陽而不罪上曰朕揣知左右欲重責夢陽致誣大夏而

不理有造飛語帖于官門以誣劉大夏上曰念先聖而

追闕里之遺祀憫忠臣而加肅愍之贈秩上念于謙之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惜遺才而起謫籍之官儲璫薦才

丁璣王純起用之益邊將而省武臣之名命將武

祥等上付吏部錄元勳之裔而常復常遇春鄧炳玄孫

名履歷按季開錄元勳之裔而常復常遇春鄧炳玄孫

寫以便省閱錄元勳之裔而常復常遇春鄧炳玄孫

李濟 李善長 湯紹宗 湯和 復尋帶礪 俱授南京錦衣衛

李濟 支孫 湯紹宗 玄孫 復尋帶礪 指揮使俾各近擯

祭以便 定儒臣之祀而馬融王弼戴勝何休杜預仍列

宮墻 給事中張九功上言馬融等多疵宜黜其從祀學

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後之經傳註疏多 文升正色而

祖其言則其功不可盡廢乃詔從祀仍舊 文升正色而

雜劇斥 上宴羣臣教坊司以雜劇進或出狎語焉文升

宸聽上即韓鼎建言而齋醮罷納例停而正途無壅滯

之弊 王恕奏自上納例開雜進者多致令正途壅滯

刪而法司有畫一之規 法司奏累朝條例煩多上命刑

之罷壽塔之建而異端闕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

言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復言異 止京軍之出而京師

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俱報罷 重

重 大同奏虜急乞增補兵馬上欲選京軍出以衛之

謝遷等皆謂京師為重不可顧彼失此上從之 文

文鹽法七事之奏劉大夏兵政十事之疏李夢陽一病

三害六漸之陳下不苦於上之難達上不苦于下之難

知 陸宣公 天顏和暢 燕對 聽納如園有從諫不拂之風

陳建曰孝宗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 故能俾制作侔神

之美即成湯之從諫不拂何讓焉 明德行動天地

明德行動天地 文大白 一十八年之間中外稱慶臣民仰

戴 李東 陽語使天假之年繫德義軒錄功姚姒 文錦 不足云也

嗚呼明作如 敬皇內善如 敬皇而當時鄒智

取石城 庶吉士鄒智上言傷及內閣 湯彙成甘肅 御史

言事觸內閣劉 孰謂太平無事之世亦有此含悲萬里

是錄全編 貞卷 三

武宗天

之孤臣哉鄒智貶石城臨行有詩曰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分更向悲

資雖足用為善而八黨並興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張興

用事號陽疏劉瑾等製造劉瑾剛狠為性通文墨而性剛狠巧為惑主

不徹于懸舞女不解于飾外集勞主之精神虧損主

之至德劉健等疏勞耕韓文公諫韓文曰吾年足矣不

疏乞將劉瑾劉謝疏去瑾等不允乃各疏求退諸奄自

求安置諸奄為眾官所窘瑾賊泣搖宸聰而司禮監之

命甫下左班無敢譁矣上欲允言官疏天晚待明發旨

前頃首觸地反訖王岳交通外臣以害瑾輩又曰左班

官敢誦而無忌者以司禮監無人也上怒是夜立命劉

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自是劉謝去王岳誅

內臣王岳厥其黨權與朝臣合謀劾韓文逐彼伴貪

中書如李東陽李東陽為相有士瞰亡投以尺素中云

雖歛歔泣下東陽祖餞劉健歔歔泣下健正色曰何

辭以謝天下邪獨留臣臣何亂以謝天下邪掖庭永

巷之職後漢書一旦威權埒於至尊焦芳劉宇曹元首

開脂韋之端秦漢文如府部填門稟事科道屈膝折腰

卽有張昂之不拜翰林學士張昂每見瑾長揖何塘之

不屈脩撰何塘以抗直不其能免左遷乎甚之而桎梏

卽貳都御史劉孟等凌錄重臣逮戶部尚書韓文下

是錄全編

夏成杖殺臺諫御史徐禎忤瑾瑾矯旨拿送錦衣五年

間海內嗟痛志士窮棲後漢書寘鑄狂狡卒起窮邊同姓

諸侯王安化王寘鑄反雷異星變桃李冬花韓文逆

瑾潛謀不軌張永首發罪狀瑾諫方張永首其事執瑾

其肉而天怒神誅牛藜報伏鑽以歿天下恨不得齧脂

膏而飽焉碣洋老語礎其肩脇碎夫何一瑾雖誅衆瑾

猶存魏彬等濁亂朝綱皇明張富輩濫拜封爵張永弟

彬弟魏英而費宏傳珪方良胡世諸君子非遠戍則罷

歸費宏論寧王護衛不可復勒致仕傳珪論劉瑾墳宅

宸濠忠良出于非罪奸邪與于非功尹文子忠良之黜

與多于壞百年之定制違滿朝之公議劉健奏討皇鹽

而邊儲匱時近戚費倖奏討皇鹽建立皇莊而民業

失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織造太監出而杼柚其空

辨太監王璫往南京浙江織造買大慶法王名而左道

以熾上好佛僧自名大慶法一空大慶法王名而左道

有龍頗能軒輕榮辱朱寧以貪黷流毒兩浙朱寧黷貨

人縉紳多趨附之朱寧以貪黷流毒兩浙無厭以鈔

兩萬發浙江一府易銀三百餘至江彬開遊戲之途

彬首導上而外四家濫姓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大

將軍易名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以擬為穆天下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沉龍墨莊雖楊廷和稱疾不出

揚廷和言陛下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冠履梁諸誓必不

從上起深儲草威武大將軍勅儲不從上手劍立曰不

奉然僅能正冠履之義註見而卒不能上巡幸之轍出

懷來經宣府越榆林歷大回天下水候錦纜陸馳華鑾

續錦復欲遍觀中土人情洵洵皇明通紀上帝板板詩舉朝

歿諫期反南轅以端北極野而或以杖歿或以貶去舒芬

等一百八十餘人諫上游巡俱被驚輿雖不果出而劉

體不亦重傷乎皇明通紀是役也舉朝以歿諫車駕遂

甚損矣國體亦官輕而頹民窮而盜崔銑四曹南潛號于江津

借稱順表麻六兒破于蜀土劉烈為梗于保寧劉六劉

七播掠京畿趙璠楊虎攻劫河南憑林嘯峒窮賦吏駭

民僵賦夏時朝廷旦命將夕議糧內帑外帑費累巨萬迄

無成功陸完等征流賊芻糧犒賞至費內帑銀二乃以

內旨調邊兵入衛可謂失策之甚已幸而颶風效靈盡

滅醜類劉六等至通州狼山不然禍且旦夕及宗社矣

傳瑾曰賊勢方炎民譁羣盜方寧宸濠繼叛寧王宸濠

然思禍旦夕將及宗社破南康九江圍安慶欲順流而擣金陵遠近

九江震駭士女奔皇愍時賴孫許效忠于始初濠舉兵都御

達不屈王伍鼓義于終王守仁聞濠圍安慶乃南昌下

而狐兔失穴鄱湖戰而鯨鯢就擒不待車駕之南捷音

已奏于良鄉矣

時上亦出師南征方駐良鄉而守仁嗟

嗟嘗觀正德之際危亡之故備矣逆瑾之惡無異漢常

侍唐甘露之變也流賊之禍無異漢黃巾唐黃巢之亂

也寘鑄宸濠之叛無異漢七國晉八王之難也召邊兵

入衛無異漢召董卓唐召朱温之釁也叢是數者而國

卒無虞則何以故蓋我國朝功德之磅礴者無垠紀法

之維持者不朽用是危可安亂可治覆可正也論錦矧自

文皇歷傳至茲又為宇宙一新之會天將恢嘉靖

中興之圖故重其亂以落之也不然慶雲之瑞正德二年

見黃河之清正德七年黃河清九十里五日胡為而見於奄倖美權盜

賊侵擾之日皇明通紀奄倖美權四方盜賊侵擾胡

爾聖天子受肅宗遵兄終弟及之訓奉武廟遺詔入繼大

統龍起荆襄帝龍興在湖廣安陸州兆應河清正德二年帝誕黃

日登極之日久旱聚雨頃復開霽景象一新首納端本

正始一疏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江彬伏誅一洗正德敝

政已槩見中興偉畧且其恩隆一本竟崇獻考徽號張從

愬識手勅楊廷和曰今尊父特進廟祀帝示廷臣曰皇

為與獻皇帝母與獻皇后服闋視朝不鳴鍾鼓時節忌辰常

世不廷伸朕孝思百懷惻怛皇明通紀因水災而蠲秋稅念泛濫而軫賑卹有仁

孝之極思焉英明神武同符太祖心學淵源幽微畢察

帝游心理學每決讞必經會鞠民隱喜納章疏却白兔

而諛臣緝巡撫陳試獻白兔上曰白鹿任一清而忠讜

彰通紀實錄清勲戚之莊田革侯伯之世襲俱從張文忠議凡有著

作動物典謨帝巡幸叙文多所著作至馭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勲

貴外戚凜然三尺是繩紀出通初年來一以敬天法祖知

人安民為務帝祈年禱雨躬行協應時執祖訓以明興

以來惟帝享祚最為長久帝在位四十五年而中興聲靈至今

為烈良有以也獨惜二十年以後雅尚玄脩後上十二年

殿法紀漸廢名器漸濫太監趙山楊聰養子皆賦役日

煩戶部織坊方術日進齋醮燕桃以致春旱冬雷日食

星變地震山移水火災方寇四起征討不寧紀通亦坐

帝深居自壅宰臣指嚴嵩寺揣摩窺測乘間從諛上召天災

下激人害所致耳雖批次顧問未盡嚴張弛操縱未盡

移其能免煬灶之蔽乎忠讜抗疏屢留不報海瑞等疏

而竟晉中戮辱斥譴臣工側目名揚繼盛楊爵樊深等皆以

升遐一詔悔艾雖深曾何補於噬臍哉穆宗寬洪恭儉

從諫不拂憫先朝抗疏得罪諸臣亟賜召用卹錄雖稟

朝蓋愆成美之詔肅廟升實出嘉納忠讜之衷元年吏部奏請

行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供絕無名之獻蠲非藝之征

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嘗

也命省供費震怒言官旋即悔釋留心邊事昕夕不寧紀出通

守祖宗之法無煩更張先儲貳之教動計長久以致寧

廬慕義來王峭峒俛頸就縛皆帝寬仁大度所貽者紀通

云帝寬洪恭儉即漢之考文何以加焉雖享國未久善政亦多可紀也向

使李芳不黜高拱早用納尚寶之章鄭履淳條陳時收

待詔之疏劉奮庸條內外夾持不惑于狐媚諸奄之奸

何致災異頻仍有初緝終即漢之考文何以加焉

新鐫增定歷朝捷錄全編貞卷終

